



大學衍義卷第三

帝王為學之本

書說命

商書篇名說命也築于傅巖之野上曰來汝

說台

高宗夢得之立之為相作說命三篇既乃遜于

荒野

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河亳皆地名

及也

明也爾惟訓于朕志訓教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

作和羹

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子棄予惟克邁乃訓也

也乃說

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建立學于古訓乃有

獲也

事不師古師法以克永世克能也匪說攸聞也

也惟學

遜志務時敏敏謙抑也敬脩乃來允懷于茲

允信也

道積于厥躬積聚也厥其惟敦學半

也

道積于厥躬積聚也厥其惟敦學半



念終始典于學也常厥德修罔覺也監于先王

成憲也其永無愆也惟說式克欽承

也旁招俊也又謂有治人之才也列于庶位

也臣按高宗之為太子也學于甘盤學未大成而其

盤遊歸荒野自河而亳不知所終高宗自失甘盤

茫然無所於學既得傳說遂命之以續甘盤之業

爾惟訓于朕志者望說以格心之事也酒非麴蘖

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非賢者修輔無以進其

德汝交修我而無棄我我能行汝之教高宗之望

於說者如彼其切說其可志言乎王人所以求多

聞者是惟立事而已學必施於事然後為有用之

學不然則所聞雖多果何為哉古訓者古先聖王

之訓若書之典謨是也學必求之古訓然後有得

若讀非聖之書其何益乎獲者得之於己也學必

自得然後為功不然則道自道我自我猶未嘗學

也又君行事當以古人為師若自任己意不師古

昔而能長治久安者無是理也於是又言為學之

要惟在遜志時敏遜志者卑遜其心雖有如未嘗

有也時敏者進修及時日新而又日新也凡人之

害于學者驕與怠而已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

志惰功不可進遜則不驕敏則不怠所修之道自



將源頭而來如井之泉愈汲愈有矣夫入孰不知此然體之不誠則雖得易失惟信之深念之篤然後道積于厥躬積猶積善之積今日造理明日又造理今日進一善明日又進一善持久而不替則道積于身身即道道即身渾然無間矣於是又言教之與學各居其半我之所教僅能半之高宗於此尤當自力必也一念終始當在於學無少間斷然後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曰終始不日始終者學無止法也上言德之積下言德之修者以理言之是謂道以所得言之是謂德非有二也說論學之方至矣猶慮高宗未知所法則又

勉之以成湯為法成湯既盛矣德猶恐其有愆過必改而不吝黨能視其成法安得有愆君德既修然後大臣可舉其職招賢能以列庶位說其敢不敬承乎學之事前此未經見也高宗與說始言之遂開萬古學之源其功亦大矣哉

敬之群臣進維維子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就成也

學有緝熙于光明緝熙也佛時存佛音國轉也時是也

示我顯德行

臣按成王即政之初群臣進戒首以敬之敬之為言成王則謂予小子不聰而未能敬方期日有所就月有所進其道何由惟學而已蓋學則有緝熙



光明之功九人之性本自光明大學所謂明德是也惟其學力弗繼是以本然之光明日以闇晦今當從事於學猶婦功之績接續而不已以廣吾本性之光明然輔弼吾使能當此負任則群臣之責也願示我以顯明之德行使曉然知用力之方此成王慮學之難進故望於群臣者如此德者行之本行者德之發成王之學惟欲充其性之光明進其身之德行豈後世務外者比哉

以上叙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臣按二君初非聖人之資惟其知學之本故能克已蹈道卒為商周令王後世未有及之者學之有

功於人如此哉

漢高帝初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說詩書曰乃公居馬上得之乃公高帝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修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證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

先儒胡宏曰賈之對宜曰陛下之得天下非專馬上之力也蓋陛下本以寬大長者受懷王入關之命為天下除殘賊所過云函拔赦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



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父老唯恐陛下不為秦王  
庶幾三代得天下之仁項王負約王陛下於蜀漢陸  
下忍而就國用蕭何為相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  
蜀還定三秦項羽賊殺義帝陛下舉軍編素等諸侯  
而伐之庶幾三代取天下之義不難礙自用多大略  
得英雄心師張良任陳平將韓信庶幾堯舜禹湯文  
武知人之明鎮撫百姓下令軍士不幸死者更為衣  
衾棺斂轉送其家庶幾堯舜禹湯文武哀鰥寡恤孤  
獨之政此數者陛下所以得天下也今天下已定願  
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一生使與張良四皓及如臣者  
共論所以承三代之旨定一代大典以幸天下以詔

世使法曹有是對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宮有  
適庶有辨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嬪婦各得其所矣  
又安有戚夫人為人與趙王如意淮陽王友梁王叔  
之皆不得其死哉又安有審食其亂宮闈之醜而呂  
氏至於族滅後世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法  
荆王曹楚王交代王長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羲  
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及皋陶伊傅周呂之妾得  
血食矣則必體貌大臣肅相國不繫獄黥布陳孫禮  
縮韓王信不皆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君抑臣而朝  
廷之上制禮以道謙尊而光乾剛不亢臣道上行致  
天地於交泰而大臣可以託天下委六尺之孤矣則



必封建諸侯藩垣屏以鞏根深蒂固難於傾拔可以正  
中國四夷之分不至臣民匈奴與之和親而手足倒置  
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致後世三十稅一近於霸道  
富者田連阡陌僭擬公侯而貧民冤苦失職矣則必  
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古以疾病不枕宦者卧臨棄天下  
公卿大夫受顧命婦去不得與而大正其終矣

臣按胡宏之論深中當時之失蓋賈誼雖有修仁義  
法先聖之言而其所陳不過秦漢間事安能舉其  
君於帝王之隆也

文帝時賈誼為長沙王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徵召  
見二十六

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  
為臣皆坐地而坐故  
聖父相親則前席  
既罷曰吾又不見賈生自以為過  
之今不及也

臣按文帝之問賈誼及於鬼神之本鬼神者何陰  
陽造化之謂也帝之問及此其有意窮理之學乎  
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帝為之前席其必深有感於  
心矣惜史氏之不載也然鬼神之事至難言也在  
孔門惟季路問事鬼神宰我問鬼神其他門人高第  
大抵問仁問孝問政而已蓋幽明二致而其理一  
原知仁義則知陰陽能盡性則能至命誼之對亦  
堂及此否邪厥後新垣平以詭詐進帝為之惑是



未嘗知鬼神之情狀也帝有窮理之心而詎無造  
理之學故君德成就終有愧於古吁可惜哉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至  
論之極董仲舒對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  
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臣按強勉學問者致知之事也強勉行道者力行  
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  
行之學問思辨皆求以知之篤行則所以行之也  
又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者強勉  
之謂也仲舒之學蓋有見于此而帝不能用也惜  
哉

又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  
矣明光大不在乎宅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於  
心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臣按武帝之於道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  
受病之本故仲舒箴之高明以智識言光大以事  
業言古之聖王有聞則必尊不徒聞而已也有所  
知則必行不特知而已也故充其智識則高明見  
諸事業則光大由其有求道之誠故也使帝能用  
其言設誠於內而致行之不徒爲聞道之名要必  
有履道之實則其所至詎可涯也哉

又曰堯發乎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



以致之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故盡小者大謹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積善在身猶日長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

臣按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堯舜蓋自七篇之後未有及此者使帝置仲舒於左右承弼之地必能以二帝三王之道日陳於前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安得有極意奢淫之失窮兵夷狄之禍又安得惑邪臣之譖興巫蠱之獄而致父子隔絕闕庭流血之變哉故劉三才

言尤切者著于此以見武帝雖有志于學而不知所以學子為可惜也

倪寬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

臣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皆人主之軌範也武帝初以為樸學弗好既失之矣及聞寬說可觀又止從問一篇則是其弗好如故也然聖經之蘊無窮隨其所入皆必有獲百篇之書無所不備使帝於其一篇果嘗深玩而服膺焉修己治人亦有餘用而帝之行事未見有一與書合者是亦徒問而已果何益哉



武帝詔求能為韓嬰詩者徵蔡義上召見說詩甚悅之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

臣按武帝悅蔡義說詩既引以自近又使授其子意亦美矣然不知義之講說其果能有得詩人之指耶夫詩三百以關雎為首重風化之源也而武帝之衛后以誣者進李夫人以倡進大本如此他可知矣故窮奢極欲則非篤為義重賦橫斂則味碩鼠之戒以天旱為乾封安有雲漢之恐懼用讒言殺太子不監青蠅之罔極孔子曰誦詩三百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為武帝近之矣

宣帝高林好學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

元康元年詔曰朕不明六藝謂詩書禮樂鬱于大道

明也大道謂先王之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朕身能

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二人宣通也

孝元帝為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

繩下刑謂刑法名謂名家者流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

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

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

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

亂我家者太子也

臣按宣帝之詔以陰陽風雨之未時由其不明六

藝闇於大道蓋人君不明經不知道則無以正心



而修身一念之不純一動之失中皆足以奸陰陽  
之和故洪範以兩暢燠寒風之時爲肅入哲謀聖  
之應五者之不時爲狂僭豫急蒙之應人主之一  
心與天地相爲流通而善惡吉凶之符甚於影響  
蓋如此後世人主鮮或知者而帝獨知之可謂早  
然有見矣然其所舉之吏民厥身脩正通文學明  
先王之術者乃寂無聞焉夫正身明道之士誠世  
之所鮮有使帝果以誠求之豈無一二近似者出  
爲帝用夷考當時惟一王吉粗欲建萬世之長策  
而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帝已視爲迂闊矣使子思  
孟子生乎其時皇皇於仁義而不汲汲於功利其

與帝初鑿將有甚焉者然則正身明道之士  
此指其肯輕爲帝出哉夫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  
仁者霸其爲道若白黑之異色清濁之異流不可  
雜也雜則黑與濁者終勝矣帝乃以霸王道雜爲  
漢家之制度可乎且帝嘗受論語矣語曰道之以  
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  
恥且格又曰子爲政焉用殺則夫子之意正欲人  
君純任德教也又嘗立書春秋于學官矣孔子定  
書紀文武成康之政爲後世法而春秋尊王道黜  
霸術是夫子之意正欲人君純用周政也帝乃曰  
德教不可任周政不可用則是論語不必受書春



秋不必立也俗儒是古非今固不足用獨不當求  
真儒而用之乎以俗儒不達時宜而非儒之通世  
務者棄之是因噎而廢食也以高材好學之君而  
擇術如此是以厲精為政雖能致一時之治而刑  
餘周召法律詩書亦不免其後來之禍惜哉  
以上叙漢高文武宣之學

大學衍義卷第三

校正 張際

大學衍義卷第四

帝王為學之本

先武受尚書通大義

東觀記云受尚書於廬江許

召

榮入說其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敷奏經義帝稱善帝每  
旦視朝日及乃罷教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  
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  
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順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  
此不為疲也太子

臣按先武早為儒生及即位孜孜經術又如此宜  
其先復舊物身致升平視少康周宣蓋庶幾焉惜  
其時儒臣作輔如伏湛侯霸輩皆章句書生未明



乎古人格心之業故在位三十餘年雖鮮有過事  
而以無罪廢正后易太子則有媿刑家之義以直  
諫殺大臣則有乖從諫如流之美蓋其所學未至  
於明善誠身之地故於父子夫婦君臣之際不能  
無可憾者焉聖學弗明雖有不世之寶如光武者  
迄不能追帝王之盛然則人主之於務學其可苟  
也哉

顯宗孝明帝十歲通春秋光武奇之既為皇太子師事  
博士桓榮學通尚書及即位尊以師傅乘輿常幸太常  
府令榮坐東向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  
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大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洪具賜

之後三雍成

二雍謂明堂  
靈臺辟雍

拜榮為五更

更謂若日若  
更事者每大

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謂

詔而講

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

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

臣按先儒胡寅以為顯宗事師之意百千年鮮有  
其儼可謂人主之高致惜乎桓榮授經專門章句  
不知仲尼脩身治天下之微旨故其君之德業如  
是而止斯言當矣抑臣竊謂學者所以治性情者  
也故先漢名儒匡衡有言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  
有餘而強其不足故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  
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



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  
大者戒於遺忘若顯宗者豈無所當戒者乎傳稱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  
毀近臣尚書全見提曳帝嘗受書於師矣書之稱  
堯曰允恭稱舜曰恭稱文王曰微柔懿恭是皆以  
恭爲貴也曰御衆以寬又曰寬綽厥心是又以寬  
爲貴也帝於二者兩皆失之既無容人之度又失  
遇下之禮然則又何貴於學乎先儒有言未讀是  
書猶是人也既讀是書亦猶是人也則爲不善讀  
矣其殆顯宗之謂邪

肅宗孝章帝少寬容好儒術其爲太子也受學於張輔

元和二年東巡輔爲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輔及  
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輔講尚書一篇然後  
君臣之禮

臣按章帝尊經事師之意不愧前人又能戒顯宗  
之苛切事從寬厚奉母后以孝遇同姓以恩惠養  
元元除去苛法後之議者以長者稱雖其天資之  
美亦其學之力也惜其時師臣如張輔者雖質直  
守義教者諫正然其所學不過章句之業况又以  
嚴見憚不得久在左右故所以輔成德美者如是  
而止考之本紀在位僅十有三年而年止三十有  
三豈無逸之戒亦或有所忽邪惜哉



唐太宗身屬夔韃風繼露汰然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晷夜艾未嘗少息

臣按後世人主之好學者莫如唐太宗當戰攻未息之餘已留情於經術召名儒爲學士以講摩之此三代以下所無也既即位置弘文館於殿之側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暇與討古今論成敗或日晷夜艾未嘗少息此又三代以下之所無也故陸贄舉之以告德宗謂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此所以致貞觀

之治也

我朝

列聖盛時妙選名儒環侍

經樞通英 崇政延訪從容夜直

禁中不時 召對所以緝熙

聖學開廣

睿聰其與貞觀實同一揆夫畫訪足矣又必加以夜對何也人主一心攻者甚衆惟聲與色尤易溺人書日便朝薦紳儼列昌言正論輻湊于前則其保守也易深宮暮夜所接者非貂璫之輩即嬪御之徒紛華盛麗雜然眩目奇技淫巧皆足蕩心故



其持養也難此夜對之益所以尤深於畫訪歟  
聖明在上儻有志於帝王之事業則貞觀之規摹  
與我

祖

宗之家法不可以不復

太宗嘗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元帝爲周師所圍  
猶講老子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  
鴻之有翼魚之有水不可暫無耳

臣按太宗深鑒肅梁之失不取老釋二氏而惟堯  
舜周孔之道是好可謂知所擇矣然終身所行未  
能無媿者以其嘗學雖篤所講者不過前代之得

失而於三聖傳授之微拍六經致治之成法未之  
有聞其所親者雖或一時名儒而姦諛小人亦廁  
其列安得有佛時仔肩之益故名爲希慕前聖而  
於道實無得焉其亦可憾也夫

太宗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其衆或以勇力或  
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詭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  
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按秦漢以後號爲賢王脩身寡過則或有之其  
知從事於此心懼姦佞之乘其隙則未有如太宗  
者惟其中有所主故封德彝宇文士及權萬紀之  
徒皆不得而惑然數者均爲易入而嗜欲又其最



焉古先聖王惟此之畏故朋淫于家益之所以戒  
舜也無皇耽樂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也太宗能嚴  
葦伎之防而未能脫嗜欲之窵閨門之內既多慙  
德而武才人狐媚之感卒基異時移鼎祚窮宗支  
之禍焉蓋由天資之高有以知夫衆攻之原而學  
力之減卒無以勝其最甚之害故智及之仁不能  
守之也近世儒生有爲心箴者曰茫茫堪輿俯仰  
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糶米參  
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  
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欲心  
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所存者嗚呼幾希君子

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箴雖常言然  
深切於正心之學故錄焉

玄宗明皇帝開元中調學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  
從所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  
馬懷素乃以懷素爲左散騎常侍與褚無量更日侍讀  
每至閤門令乘有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於宮中乘  
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開元中置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  
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  
爲無益於國徒爲糜費欲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  
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出宮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



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  
帝聞之重說而薄堅

臣按明皇初政好學古文其盛如此可謂美矣使  
當此得一真儒在輔導弼諧之地日以堯舜三王  
之道六經孔孟之言陳之于前必格物以致其知  
則於是非邪正之辨瞭然不惑而張九齡李林甫  
之忠邪不至於用舍倒置矣必誠意以正其心則  
於聲色貨利之誘確乎不移而惠妃太真之蠱媚  
王紫字文徽之聚斂不得進矣必脩身以正其家  
則於父子夫婦之倫朝廷宮殿之政各盡其道安  
得有信謗廢殺三子之禍又安得有祿山瀆亂宮

闈之醜哉奈何張詠之流不過以文墨進無量  
素亦不過章句儒帝雖有志於學而所以講明  
沃者僅如此是以文物之盛雖極於開元而帝心  
已溺於燕安女子小人内外交煽根本日蠹欲其  
亡禍亂得乎故人君之學苟不知以聖王為師以  
身心為主未見其有益也

憲宗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  
又讀真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紀玄宗撰  
開元訓誡帝遂採尚書春秋史漢等書君臣行事可為  
龜鏡者集成十四篇曰君臣道合曰辨邪正曰戒權倖  
曰戒微行曰任賢臣曰納忠諫曰謹征伐曰重刑法曰



去奢表曰崇節儉曰獎忠直曰修德政曰養山瀛曰錄  
勳賢分爲上下卷明曰前代君臣事以真事寓於并  
風列之座右

臣按憲宗玩意經籍集其事以爲勸懲用意甚  
然平蔡之後驕侈遂形裝度以忠直見疎李逢吉  
以讒諂用皇用鍾離昇以羨餘進是邪正未宜辨  
賢臣未宜任也忠諫未宜勸其賢未宜錄也土木  
興則反於節儉興飲行則非於忠直所謂十有  
四條無一不悖矣其所以可謂中而制萬事  
者心也古先聖王其所以中而制萬事者心也  
事豈不正憲宗知此而不知古人

大學之源潘鎮未平猶能勉強策勸一旦奏功  
然自肆屏幃雖在志慮已移視之爲虛器矣由  
心之不治故也當時群臣獨一裴均能進正心之  
說而心之所以正者亦莫之及焉徒舉其綱而不  
告以用力之地是猶教人以克己復禮而不語以  
視聽言動之目其能有益乎故爲人臣而不知大  
學未有能引其君以當道者

以上叙漢光武明章唐三宗之學

漢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  
分利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  
以政貢薛譚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



之業衰焉

臣按人君之學不過修己治人而已元帝於此二者未嘗致意而所好者筆札音律之事縱使極其精妙不過胥吏之小能工瞽之末技是豈人君之大道哉昔顏淵問爲邦夫子以敬鄭聲語之今帝之所好者吹洞簫自度曲正所謂鄭聲也先儒謂其音悲哀能令人意思流連怠惰驕淫皆從此出元帝之資本非剛明者又重之以此好則其志氣頹靡日以益甚安有振迅興起之理宜其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卒基漢室之禍也

魏文帝魏子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少誦詩論及長備

歷五經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九六十篇 史臣陳壽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

臣按文帝之爲太子也與一時文士若王粲阮瑀諸人游號建安七子帝及粲等所爲文章至今具在其澤麗華美則誠有之揆諸風雅典誥則罪人也夫曠大之度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此皆人君所當勉者而帝也爲嗣則喜見顏色居喪則燕樂不衰薄同氣之恩殺無寵之配以玩好而求遠物以私憾而僂諫官是於所當勉者不知勉



矣書論詩賦文士之末技爾非人君所當務也而  
乃後然自術謂莫已若識度如此其爲史氏所議  
宜哉

後魏王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  
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  
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  
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臣按大學之道以致知爲首正欲開聰明而發智  
識也魏珪夷狄之君初未嘗學而有益人神智之  
問可謂切問矣李先莫如書籍之對亦可謂善對  
矣然則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人主所好何憂不集

則失之甚也大古今之書籍雖多其切於君德  
道者六經而已爾論孟而已爾六經之大義人主  
皆所當聞然一日萬機無徧讀博通之理苟欲精  
其一二而兼致力於論孟大學中庸之書間命儒  
臣敷陳歷代之得失則其開聰明而發智識者亦  
豈少哉惜乎李先九陋之儒智不及此徒使魏王  
以聚書爲美而無得於書求神仙濫刑戮溺聲色  
卒以無道殞其身是雖圖書山積果何益於萬一  
哉

唐文宗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游畋未  
嘗留意



臣按文宗可謂好學之君矣而卒無救於禍敗者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使文宗而知  
此義則玩乾健以養其剛體離麗以養其明既剛  
且明則於威福之權必能別白何至柔懦不立聽  
用非人使闕寺之勢益張甘心以報獻自比其於  
書史了無毫分之得正坐以之自娛故耳夫好書  
而以之資空談銷永日鮮有不為文宗者

後漢靈帝好文學自造皇義篇五十五章因引諸生能為  
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  
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  
趨執之徒置其間意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

之位

臣按詩賦小技揚雄比之雕蟲篆刻壯夫且耻為  
之况人主乎賦猶無用况書篆末藝乎靈帝名為  
好學而所取乃爾夫人主不可輕有所好所好一  
形群下必有伺其意指者故雖文賦書篆亦為小  
人媒進之階况它乎惟游心經術恬澹寡欲則姦  
邪無得而窺靈帝昏亂之君無足論者特以為來  
世之鑑云

陳後主叔寶以宮人有文學者為女學士僕射江總雖  
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等十餘人侍上游宴  
後庭謂之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



其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麗麗者被以新聲群臣酬歌  
自少達旦日以爲常其後隋伐陳獲叔寶以歸從隋文  
帝飲賦詩及出帝日之曰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  
乎

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能更作  
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  
綠後能作此語邪自負才學每矜天下之士嘗謂侍臣  
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  
高選亦當爲天子矣

臣按陳隋二君號爲工於詞藝者一則因是而君  
臣相押一則因是而君臣爭勝卒底亂亡然則帝

王之於詞章皆非所當作乎曰虞帝勅天之歌  
禹朽索之訓成湯官刑之制雖非有意於爲文而  
炳炳琅琅垂耀千古此人君所當灑也若大風之  
安不忘危猶可見英主之遠慮金鏡之任賢去不  
肖亦足以昭示子孫揆之帝王抑其次也若夫雕  
鏤組織與文士爭一日之長固可羞已况於浩蕩  
猥陋如陳隋之君乎臣故著此以爲人主溺心詞  
藝者之戒

以上叙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



大德書院藏書

校正  
發行



